



禪教兼通的紫柏尊者

以內典總千史。欲衡古中，不以宗派為準，不以對壘為準，不以贊首，思其志趣，與人異也。景下楚香，不以釋迦為準，不以釋迦為準，不以釋迦為準，不以釋迦為準。...

蘇州吳江人。憨山撰「達觀大師塔銘」介紹他出家因緣說：

「年十七，方仗劍遠遊塞上，行至蘇州閭門。天大雨，不前，值虎邱僧明覺，相顧盼，覺壯其貌，知少年不羣，心異之，因以傘蔽之，遂同歸寺，具晚餐，歡甚相得。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，師心大快悅，侵晨，即解腰纏十餘金授覺，令設齋，請薙髮，遂禮覺為師。」尊者自己在「祭法通寺徧融老師文」中也自述道：

「予受性豪放，習亦粗獷，一言不合，不覺毗裂火迸，自吳門遇覺公，棄書劍從剃染，而舊習亦為稍更。...某本殺猪屠狗之夫，唯知飲酒啖肉，恃醉使氣而已，安知所講佛知見耶？不謂吳門楓橋雨中，承輪道人一傘之接，雨漸而為甘露。」在受具足戒後，他游方各地，先到京師，參訪善知識，再返都門，復潭柘古剎。並曾先後朝禮五台，峩帽等佛教名山，誕願恢弘禪宗，但却不「開堂」，不「出世」。「紫柏尊者傳」稱「師終身不受人祈請出世，終師世亦無敢開堂受請者。...獨與憨山清公為友，嘗對談四十晝夜。後憨山被發配充軍，他力圖營救未果。「紫柏

一而二，二而一，不即謂非。

平結？髮兌脚法，出笑而更非，顯兌水火矣。一感圖文字與轉字母；郭感，天合，論露豈論，未嘗非轉出。而曰轉與文字母二。而曰轉與文字母二平結？姑憨山，謝齊，謝顯交馳，未嘗非文春出，文字順其出。春五兌非，全非長春；其五兌春，全春長非。顯心丁而不光大；蘇壽而不丁心，顯文字將不入轉。蓋轉成「既通東來，顯海對臉，顯誠人心，不立文字。對之承龜對

蔡惠明

尊者傳」又載，尊者曾宣稱：「慧命一大負；礦稅不止，我救世一大負；「傳燈」未續，我慧命一大負。釋此三負，當不復游王舍城矣。」

據趙翼「廿二史札記」載：「萬曆中，言礦者爭走闕下，帝即命中官與其人偕往，蓋自二十四年始。其後又於通都大邑增設稅監，故礦稅兩監遍天下。以故諸稅監益驕，所至肆虐，民不聊生，隨地激變。迨帝崩，始用遺詔罷之，而毒癘已遍天下矣。論者謂明之亡，不亡於崇禎，而亡於萬曆云！」可見當時開礦征稅為害之烈。作為佛教僧人的紫柏尊者對此憂心忡忡，不計個人安危，為民請命，確是難能可貴。另據「達觀大師塔銘」載：

萬曆十七年（一五八九），尊者鑒於梵夾「大藏，卷帙重多，致遐方僻陋，有終不聞佛法名字者」，發心刻印方冊，便於流通，他就此事「與太宰光祖陸公，司成夢禎馮公，延尉同享會公，冏卿汝稷瞿公等議之」，創刻方冊大藏於山西五台山，由弟子道開，如奇等董其事，後移至浙江徑山續刻，並由嘉興楞嚴寺流通。因此這部方冊大藏經名為「徑山藏」，也稱「嘉興藏」

標誌刻印大藏經的形式的大改革，在佛教印經史中佔有重要一頁。

據王頌蔚「明史考證拾逸」記載：「萬曆三十一年（一六〇三）十一月，有蜚語曰『續憂危竝議』者，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，以譏刺鄭貴妃奪嫡而立己子爲太子，凡三百餘言，爲東宮作危語。」這是「明史」中的妖書事件。「事發，上震怒，方大索，震動中外。時忌者乘白簡劾師，師竟以是罹難。」在這之前，「門弟子皆知都下側目師，相繼奉書勸師去，弟子道開，且刺血具書。」尊者深明因果，願受業報，不肯離京，終被繫入獄。在嚴刑拷訊後「憤死獄中，死後，暴尸六日，徒身浮葬慈慧寺外。」可見當時朝廷對他的迫害已到駭人聽聞的程度。

儘管如此，當時高僧名流，還是不畏權勢，爲尊者撰銘作傳，給予很高的評價。如憨山大師撰「達觀大師塔銘」。陸符作「紫柏尊者傳」等，當代著名書畫家，大臣董其昌在「紫柏尊者達觀大師像贊」稱「有大醫王，治癡暗病。爲法忘身，高提祖印。」自稱「私塾弟子」的錢謙益則寫道：「奸邪小人，快心勾黨，欲借大師爲一綱，斬艾賢士大夫之異己者，遂不憚殺阿羅漢，造彌天積劫之業。」憨山大師則在「紫柏老人集序」中說：

「今去楚石二百餘年，有達觀禪師出。當禪宗已墜之時，蹶起而力振之。……如李陵之血戰，縱張空拳，猶揮駐日，雖未犁庭掃穴，而一念孤忠，與嚙血吞氈者，未可以死生優劣議也。眞末法一大勇猛丈夫哉！然師賦性不與世情和合，至老見客未效一額手。雖未踞華座，豎撻拂，然足跡所至半天下，無論宰官、居士，望影歸心，見形折節者，不可億計。」藕益大師在「靈峯宗論，與韓茂貽書」中稱贊他爲「踞地獅子，透網金麟。眞可法語，精悍決裂，猶足令頑夫廉，懦夫立。」確是推崇備至了。

紫柏尊者是一位禪教兼通，和會性相的大師。顧仲恭在其「跋紫柏尊者全集」中寫道：

以予耳目所及，如達觀大師，眞末法中之龍象也。讀其書，想見其志氣雄爽，爲人眞切。最可敬者，不以釋迦壓孔老，不以內典廢子史。於佛法中，不以宗壓教，不以性廢相，不以賢首

廢天台。蓋其見地融朗，圓攝萬法，故橫口所說，無掛礙，無偏黨。與偃牆倚牖，隨人妍媸者，大不侔矣。其於石門「文字禪」，東坡「禪善喜集」，稱之不去口。蓋「此方眞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」，欲以文字般若作觀照，實相之階梯，不妨高抬慧業，誘掖利根，則又此老深心密意也。」

事實也確如此。紫柏尊者的見解可概括爲這樣的四個方面：

一、提倡文字般若。在「紫柏尊者全集」的「法語·示覺聲持「金剛經」中，尊者開示說：

「夫般若有三種，所謂文字般若，觀照般若，實相般若是也。又，此三般若，名三佛性：緣因佛性，了因佛性，正因佛性是也。嗟呼！娑婆教體，貴在音聞，有音聲而後有文字，有文字然後有緣因佛性；有緣因佛性，然後能熏發我固有之光，因有光開，始能了知正因佛性，在諸佛不加多，在衆生不加少。」

這裏三種般若若是佛教通義；而三因佛性，則是天台宗根據「涅槃經」引發創立的！正因佛性是指人人本具的眞如佛性；了因佛性是指能夠照了眞如佛性的智慧；緣因佛性，是指能夠助發智慧，悟證眞如的各種善緣。當然嚴格說來，只有正因佛性才是佛性；而了因，緣因佛性只是能夠了悟，助發契證佛性的條件和外緣，因此其本身並非佛性。紫柏尊者用三因佛性之說以配三種般若，其目的和用意，仍在於強調文字般若的重要。在「石門文字禪序」中，尊者說：

「初祖東來，應病投劑，直指人心，不立文字。後之承虛接響，不識藥忌者，遂一切峻其垣而築文字於禪之外，由是分彊列界剖判虛空。學禪者，不務精義；學文字者，不務了心。去義不精，則心了而不光大；精義而不了心，則文字終不入神。蓋禪如春也，文字則花也。春在於花，全花是春；花在於春，全春是花。而曰禪與文字有二乎哉？故德山、臨濟，棒喝交馳，未嘗非文字也；清涼、天台、疏經造論，未嘗非禪也。而曰禪與文字有二乎哉？逮於晚近，相笑而更相非，嚴於水火矣。」強調文字與禪，一而二，二而一，不可偏非。

二、和會禪教、性相。在「紫柏尊者全集·法語」中，尊者寫道：

「宗、教雖分派，然不越乎佛語與佛心。傳佛心者，謂之宗主；傳佛語者，謂之教主。若傳佛心有背佛語，非真宗也；若傳佛語不明佛心，非真教也。故曰：依經解義，三世佛冤；離經一字，即同魔說。心、語不相違，宗教自應融通。」接着，他又指出：

「凡學佛，性宗通而相宗不通，當迷於相似般若路頭；二宗通而禪宗不通，如葉公好龍，形容龍之態狀，宛若真者，然終不能致雷雨耳。於相似般若路頭不辨清楚，不免牽諸外典，附會佛書。且性宗一味虛豁靈徹，塵勞中人，少挹波瀾，懷抱便覺超放，即如讀「莊子」一般，令人心魂游揚濁世之表，於此靈豁快活處受用了。若以為極則，永不求進，凡見善知識敲打處，便以為生事。此病不消，到底天然外道去也。於沿習路頭罔然不辨好惡者，良以相宗不通，八識混淆，不知何識是現量，何識是比量，何識是非量，何識兼帶三量，轉何識為智，日用逆順境上何識作觀。既不知轉識成智階梯，饒你於性宗七通八達，只是畫餅充饑，安能得飽？於禪宗未能究竟，則雲門打殺佛餵狗子，南泉斬貓兒等機緣，縱十地菩薩，聞此等差事，亦不免生大疑怖。又相宗之書，無有通變師承，學一分加一分繫縛，故於性宗、禪宗上不會不來；若於相宗精了，即一切外書，亦總是佛法。故古人云：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。寸土尚無，外書非心而何？」可見尊者的和會禪教，性相的見解與憨山、藕益等大師是一致的。

三、兼談唯識教義。紫柏尊者著作裏比較集中地談唯識宗教義的有「八識規矩」、「唯識畧解」、「阿賴識四分畧解」以及「前五識畧解」等。他在「八識規矩」中對第八識的第二頌作了這樣的註釋：

「浩浩三藏不可窮。能持種子不失曰能藏，受染淨等熏曰所藏。七識執為我曰執藏。三藏體用深廣，故凡小不達。」

淵深七浪境為風。八識如澄湛之淵，由前七個識攬前境為風，興起波浪耳。

受熏持種根身器。此識能受前染淨熏，能持根身器界種子。根是六根身，為內世界，器為外世界。

去後來先作主公。惟此識為總報主。」

這些見解都有獨到之處，可見紫柏尊者的佛學知識是很淵博的。

四、三教同源與佛化五常。比較突出的是，紫柏尊者提出了儒釋道門牆雖異，而根本相同的「三教同源」的主張。他在「題三教圖」中寫道：

「我得仲尼之心而窺六經，得伯陽之心而達二篇。得佛心而始了自心。雖然，佛不得我心不能說法，伯陽不得我心二篇奚作，仲尼不得我心則不能集大成也。且道末後一句如何播弄：自古羣龍無首去，門牆雖異本相同。」

不僅如此，他還撰了「五常偈」，倡導佛化五常，這首偈是「南無「仁」慈悲！愛人如己，此心常不昧，如來即出世。南無「義」氣佛！愛人必得所，臨事不苟且，立地成正覺。南無「禮」節佛！事事要明白，長幼序不亂，世尊即是你。南無「智」慧佛！變通無滯礙，扶正不扶邪，化苦而為福。南無「信」心佛！真實無所改，一念與萬年，始統常若一。」

將儒家的「五常」化為「五如來」，而且同樣要禮敬、皈依，這也是尊者對機施教而設的一種方便。我們應該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，對他的苦心孤詣隨喜讚歎！

明代佛教四大家——蓮池、紫柏、憨山、藕益等四位大師都是以禪教兼通，和會性相，同時宏揚淨土，殊途同歸的。他們都繼承和發揚了北宋延壽大師提倡的「禪淨雙修」的優良傳統，針砭時弊，走向諸宗融洽，為振興佛教，傳播正法作出貢獻。學習研究古德們的行履與見解，對於促進我們的修學具有現實的普遍指導意義，我們要以法門龍象們為榜樣，沿着他們走過的道路勇猛精進。